

食事

泉州人很爱吃海鲜。过去有句俗语：“一盘蝇，顶桌菜。”是说泉州人请客时，桌上如果有一盘蝇，就彰显了主人家对宾客的重视。我减肥期遇到朋友结婚请客，本想着去时筷子少动。可是朋友这婚宴摆在自家门前，流水席的模式，除了头甜尾甜，中间一道“剔鸡”，其他全是海鲜。鲍参鱼翅、鱼虾蟹蚌，通通都上了一遍。我本就是海鲜爱好者，意志力直接“丢盔弃甲”，筷子就没停过，大块朵颐了一番，减肥诸事抛之脑后。

我们这桌拼桌，有两个身形壮硕的年轻人，一人就占了两人位置，一人吃两人的量。中间等菜的时候大家免不了要闲聊，问向是主家哪个人的亲朋好友。问到年轻人甲，他很坦然地说：“不认识新人，我陪朋友来的。”大家眼神投向年轻人乙，年轻人乙略含羞赧，指了指甲：“我也不认识，我陪他来的。”

食鲜

□周芳芳

泉州还有句俗语：“吃番薯配海鱼，吃粒饭配虾姑。”泉州人的一日三餐，若是没有一道鲜味，总觉得少了点滋味。我们家常常早晚煮粥，中午干饭。每顿至少都得有盘鱼，或煎或炖，佐粥也常上点海产干货——香炸小鱼干、酱油水虾皮、凉拌海蜇皮之类。

然而，这令人食指大动的鲜味倒也不是众口一词。泉州背山向海，味觉的疆域划出了山海的界线。曾经有倚山而居的亲戚来家里做客，对着满满一桌海鲜不敢动筷，很诚实地说：“腥！”到底是腥还是鲜？我认为海鲜既腥且鲜。

从小到大，我没少去菜市场。小的时候被祖母牵着，天刚亮就去赶早市。我们住老城区，东西南北中五个菜市场，抬脚都能到，全都被我们走了个遍。赶早市，就为了买到最新鲜的海鲜——闽南话叫“青尺”。街坊邻居们但凡谁起了个透早，在哪个菜市场买到特别新鲜、价格实惠的海鲜，回来必定奔走相告，让整个街的家庭主妇都闻风而动——哪怕是刚从另一个

菜市场回来，也立刻穿鞋就跑，恨不得把那个菜市场的新鲜都“包”回来。

在我记忆里，海鲜区的味道确实腥气扑鼻，家庭主妇们却一个劲往里钻。虽然到处被活鲜喷溅得湿漉漉的，地上覆着灰扑扑的一层水渍，主妇们也毫不介意踩踏，她们眼中只有那些让人垂涎欲滴的生鲜好物。这里在一众摊位中最是显眼，摊主们衣着打扮各有特色：穿花布衫、黑布裤，头顶簪了个“小花园”，边吆喝边撬着海蚶壳的，叫“蟳埔阿姨”；穿蓝布衫、阔腿裤，头包花巾、戴黄斗笠，将海鱼、鱿鱼与各类海产干货摆得整整齐齐的，是“惠安查某”。她们身形看着瘦弱，每日却能用扁担挑两大筐渔获，天还未亮便搭乘最早一班公交车入城赶集。她们做生意热情又麻利，言语间带着海风独有的爽朗，对生客熟客都是熟稔的口气：“老姐妹，今天要买什么？”“老姐妹，过来瞧瞧啦。”买海鲜认准这两类渔家女子的摊位通常没错，她们便是行走的“海鲜合格证”，将带着海水与海泥气息、最为新鲜地道的海味送入市井。

厨房是抢“鲜”的另一个赛场，清理、腌制、把控火候与调配调料，皆是奔向终点的接力棒。我学下厨时，祖母总叮嘱我鱼鳞要刮干净，内脏彻底去除，泥沙反复淘洗，再添少许料酒、姜片腌制去腥。至于烹煮方式，全凭海鲜品类而定——鱼类做法繁多，煎、炸、蒸、红烧皆适宜；蟹、虾、鱿鱼、贝类，可白灼、可爆炒、可香煎。下锅时长务必拿捏精准，煮久肉质变老，煮短易留海腥，烹制海鲜更少不了葱姜蒜提味。二姑曾拿一把小葱，择下一段葱管含在口中吹起哨声，笑着说道：“煮海鲜放上它，大半腥味都能散去……”

成年后的我依旧偏爱流连海鲜市集，渐渐懂得世人所说的海腥，是属于大海的气息。无腥不成鲜，腥也好，鲜也罢，并不是山与海的对立，而是来自味觉的参差。当我们举箸向前，夹回唇齿留香



世界上最不该敷衍的人，就是你自己。



千年故乡情结

□张传捷

古桥、瓷窑、古街、温泉水、瓷帮古道……这一串串故乡的符号，时常萦绕在心头，挥之不去。

那梯田、那青山、那绿水，故乡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，是多么熟悉，多么亲切！

沿着羊肠小道，走田野，进果园，爬山坡，看那袅袅升起的炊烟，触摸那斑驳的老屋，听那亲切的乡音，握那长满老茧的手，我的心绪与灵感，都在为故乡的淳朴翻涌激荡。

当年，我入城住进了楼宇，双手还眷恋着泥土的芬芳，那份根植心底的故乡情愫，常在夜深人静时一幕幕浮现，时时提醒我：你从故乡来，此心终系故乡。

夏日，落日西沉，我漫步在城关的大街小巷，水果商贩叫卖故乡西瓜的吆喝此起彼伏。走近摊点，老板连声强调：若有假冒，分文不取，故乡有好物，让人感动，更让人欣慰！而金秋时，不少芦柑摊标着的芦柑产地，又是故乡名，牌子上写着“假一罚十”，宣传力度更胜一筹。我不禁感慨，故乡竟有这般殊荣、这般底气，在城里水果市场独占鳌头，实在了不起！不由满心自豪。故乡为何能产出这般优质瓜果？大概源于这片沃土优良的土壤、洁净的水质与充足的日照。

“月是故乡明，人是故乡亲。”无论盛夏还是秋冬，看到售卖故乡的西瓜，听见吆喝故乡的芦柑，我总会欣然买下，时常回购。这大抵是对故乡最深的情感共鸣。

瓜果是故乡的一张名片，还有一座古桥便是故乡的历史招牌。

古桥屹立于德化西线瓷帮古道之上，古道东南连通泉州，西北直达剑州。千百年来，它默默伫立，为故土的乡土瓷业，以泥土之器换来无数银两财富。南宋理学家、儒学大家朱熹曾途经此桥，留下足迹，平添了人文荣光。

瓷帮古道横穿故乡境内，全程不过三四公里。就在这短短路途间，可见古街路仔、十姓祠堂、学校、古瓷窑与温泉，旧时这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。

岁月流转，千年故乡的风物画面，总在脑海里一遍遍回放、久久萦绕……

故乡腹地的古街，昔日店面林立，设有烟酒糖布店、药铺、客棧、染坊、餐馆、打铁铺等近二十家，还有哨所旧址。八方客商纷至沓来，市井繁华，生意兴隆。

十姓祠堂围墙、炮楼、戏台连为一体，正堂飞檐翘角、雕龙画凤，气派恢宏。木偶古戏在这里常连演半月，热闹非凡。

早年，桥边“宽坪”一隅创办学校，开设初高级六个教学班，招收尤溪、大田及本县学子一百七十余人。屈指算来，这藏于山边背里的老校，已有一百零三年办学历史。

“瓷窑坑”里，一座座古瓷窑静默伫立，默默诉说着当年瓷业的鼎盛辉煌。考古佐证，古时“以义”“成兴”等一众窑主慧眼识珠，看中此地薪柴、瓷土富足，水路交通便捷，大规模建窑烧制青花瓷。成品经水路顺流至尤溪，再转运福州港出海，明清时期瓷业发展达至顶峰。

最暖心的还有故乡三天天然温泉，水温温润宜人，恰与人的体温相近。劳作整日的乡人到此放松休憩，奔波四方的来客在此舒缓身心。每至傍晚，人们浸泡温泉里闭目养神，静静享受那份温暖与惬意，十分舒心。这一方温泉，仿佛是天意成全，亦是故乡独有的天赐眷顾。

漫步瓷帮古道，穿越岁月时光，我为之沉醉；踏过桥面光滑的青石板，凝望旧时遗址，我为之动容。千年故土怎能不让人深深眷恋？或许随着岁月推移、考古发掘与人文探寻，它还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……

无论古称西城，还是今名岭脚，故乡早已在我心底刻下深深的情结与烙印。



诗语

童年黄昏

□叶燕兰

五年级上学期，数学没考好，错过了年年都被评上的“三好学生”。

放学后我一人跑到后山上，四脚朝天躺着，一动不动地躺着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爷爷找了过来，一句话也没说，也在我身边躺了下来。

我们就那样静静地躺着，任四周虫鸣鸟叫越来越密，像两棵不言不语的狗尾草，几乎能听见夕阳一点点下坠，划擦天空的声音。



四季

每逢初夏，我都会开车去南安的一家果园，只为尝一口新鲜下树的杨梅。

说是“果园”，其实颇为勉强。一座青山，草木为皮，泥土为肉，岩石为骨，土层浅薄，遍地青石嶙峋。这依山地种不得粮食蔬菜，其余果树也难以存活，唯独杨梅在此生长得极好。它扎根石缝间微薄的沙土里，枝叶舒展，倚石傍山，自有一番天然姿态。枝叶浓绿油亮，满树鲜果宛若缀满珠玉。杨梅初生嫩绿，继而转作橙黄，渐渐染上鲜红，最终红透近黑。一树之上，青、绿、黄、红、乌各色相间，层次分明。

今年，杨梅初挂果时接连下了几场雨，所幸后续晴日居多，果实滋味酸甜相宜，恰似苦尽甘来的寻常日子。果子饱满圆润，色泽乌红透亮，宛如粒粒黑珍珠。清洗之时，沥下的汁水都晕开一抹淡雅浅红。入口酸甜迸发，满是时令鲜果独有的清鲜。宋人方岳有言：“众口但便甜似蜜，宁知奇处是微酸。”短短诗句，道尽杨梅独有的清酸韵味。

这时节，紫红色的杨梅便是水果店当之无愧的主角。这乌红透亮、甜润含酸的鲜果，是许多人的心头挚爱。

福建杨梅多盛产于闽南一带，早梅五月便能抢先上市，不同地域的杨梅或果肉软糯多汁，或果肉紧实耐存，各有风味。

父亲昔日工作的矿务局里，工友们最

醉杨梅

□翁郑榕

爱将新鲜杨梅酿成杨梅酒，多用烈度高粱酒浸泡。杨梅久浸酒中，酒气变得温润柔和。每年六月初，正值芒种前后，便是酿制杨梅酒的好时节。此时众人纷纷采购鲜果，先将陶瓷酒坛洗净沥干，放入杨梅，依照一斤杨梅搭配三斤白酒的比例倒入酒水，再添少许冰糖。准备好后，用笋壳扎紧坛口密封，盖上坛盖，放置阴凉处静静封存。

小舅子哄我说杨梅酒清甜似果汁，我此前从未喝过，便信以为真。入口只觉酒味温润柔和，一时兴致盎然，不知不觉饮下数杯。不料酒后劲缓缓袭来，整个人昏沉醺然，险些辨不清归途，当下只觉万般无奈。幸而有爱人相伴同行，一路安稳归家。事后回想，一场微醺，亦是难得的惬意，许久未曾这般随心所欲。

唐代起，杨梅便入文人笔墨，杜甫曾写下“落落出群非梓柳，青青不朽岂杨梅”诗句。南宋诗人陆游素来偏爱杨梅，他以“绿阴翳翳连山市，丹实累累照路隅”描摹杨梅遍野成熟的盛景，又以“未爱满盘堆火齐，先惊探颌得骊珠”，将色泽鲜亮饱满的杨梅比作稀世骊珠。在诗人笔下，杨梅不只是解馋的时令鲜果，更是寄托乡愁、抒发诗情的精神寄托。

年年夏风如约至，岁岁杨梅挂满枝。只要这乌红鲜果如期缀满山野枝头，属于闽南人的夏日，便有满心期许，满怀温情。



(CFP图)



我和我的羊

□涂添丁

这是谁家的羊？课余，它们就会准时出现在村口草地上，日复一日。

这是我的羊群。成为一名初中生后，父亲为了培养我的劳动热情，特地买了几只羊给我。羊是一种食草性反刍动物，但羊给我的印象是杂食，除了不吃肉，草、植物秸秆、粮食、果子等等，啥都吃，还特别能吃，似乎永远吃不饱。我们那里有句俗语，形容一个人很傻，就将其比喻成“这个人的嘴像羊嘴”。从此，我的课余时间就和这几只羊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在父亲看来，养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卖钱。母羊留着繁育小羊，靠它产下更多羊羔，赚取更多收入。公羊则专门用肥兽

卖，只要它长到足够大，或是市场行情向好，便到了出栏的时候。但当地人素来觉得“三冬羊”滋补，所以父亲也常常将公羊养至三年，以此卖个好价钱。

而在我看来，羊却是我最好的玩伴。村口那片草地，是牛羊的乐园，也是飞鸟与小生灵栖息之地。这片充满野趣的天地，不仅满足了我对世间生灵的好奇与探寻，更让我慢慢体悟自然之美。朝夕相伴日久，我与羊群愈发亲近，仿佛能读懂彼此。当我朝它们咩咩叫唤，它们都会应声回应，然后朝着我跑来。

羊眼长在头部两侧，拥有近乎三百六十度的广阔视野。我总觉得，羊的眼睛不只是为了生存觅食，还能留意主人的举动，大致看懂懂人的肢体语言，听从主人的指令。它们拥有不错的记忆力和方向感，能够熟记常走的路线，所以牧羊并不算

难事。

羊是群居动物，喜爱结伴而行，羊群之中会自然分出尊卑次序，每群羊里都会有一只领头羊。领头羊离开后，羊群很快就会涌现出新的领头羊。走在最前面的大多是领头羊，它也最为贪吃，总能第一时间发现好吃的，低头进食过后，又快步跑到队伍前方，来回往复。领头羊擅长奔走，性子机敏，吃食量大，长势更快，身形也更为壮实。

比起枯黄瘦小的野草，庄稼鲜嫩多汁，所以羊一心惦记着庄稼，无心采食杂草。它们总趁我不备偷啃青苗，为此常常遭到我的呵斥，我也屡屡被大人责骂。羊群偏爱田间作物，农户们对牧羊人格外警惕。常有村民前来告知，自家庄稼又被羊啃食，我无从辩解，只能讪讪赔笑。我的无言反倒印证了对方的揣测，他径直走到羊

群旁，解开拴羊的绳子，牵走一只羊，要求大人来领回。羊群茫然不知所措，一路不情愿地挪动脚步，途中还趁机啃食几口庄稼。这殷窘境，最后往往都是母亲背上礼品道歉，把羊带回。

陕北的牧羊人大多嗓音嘹亮，唱起陕北民歌，山野间余音缭绕，沉浸在歌声里的羊群静静低头吃草，这般情景令人心生向往。我牧羊时也会低声哼唱，只是家乡地势少了辽阔意境，我从不敢放声唱进村子里。

上高中后，我便不再放羊。如今，我依旧会走到村口那片草地上，漫步重温旧日足迹，追寻那些年散落在草地上的歌声。



众生

这是谁家的羊？课余，它们就会准时出现在村口草地上，日复一日。

这是我的羊群。成为一名初中生后，父亲为了培养我的劳动热情，特地买了几只羊给我。羊是一种食草性反刍动物，但羊给我的印象是杂食，除了不吃肉，草、植物秸秆、粮食、果子等等，啥都吃，还特别能吃，似乎永远吃不饱。我们那里有句俗语，形容一个人很傻，就将其比喻成“这个人的嘴像羊嘴”。从此，我的课余时间就和这几只羊紧紧联系在一起。

在父亲看来，养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卖钱。母羊留着繁育小羊，靠它产下更多羊羔，赚取更多收入。公羊则专门用肥兽

卖，只要它长到足够大，或是市场行情向好，便到了出栏的时候。但当地人素来觉得“三冬羊”滋补，所以父亲也常常将公羊养至三年，以此卖个好价钱。

而在我看来，羊却是我最好的玩伴。村口那片草地，是牛羊的乐园，也是飞鸟与小生灵栖息之地。这片充满野趣的天地，不仅满足了我对世间生灵的好奇与探寻，更让我慢慢体悟自然之美。朝夕相伴日久，我与羊群愈发亲近，仿佛能读懂彼此。当我朝它们咩咩叫唤，它们都会应声回应，然后朝着我跑来。

羊眼长在头部两侧，拥有近乎三百六十度的广阔视野。我总觉得，羊的眼睛不只是为了生存觅食，还能留意主人的举动，大致看懂懂人的肢体语言，听从主人的指令。它们拥有不错的记忆力和方向感，能够熟记常走的路线，所以牧羊并不算

难事。

羊是群居动物，喜爱结伴而行，羊群之中会自然分出尊卑次序，每群羊里都会有一只领头羊。领头羊离开后，羊群很快就会涌现出新的领头羊。走在最前面的大多是领头羊，它也最为贪吃，总能第一时间发现好吃的，低头进食过后，又快步跑到队伍前方，来回往复。领头羊擅长奔走，性子机敏，吃食量大，长势更快，身形也更为壮实。

比起枯黄瘦小的野草，庄稼鲜嫩多汁，所以羊一心惦记着庄稼，无心采食杂草。它们总趁我不备偷啃青苗，为此常常遭到我的呵斥，我也屡屡被大人责骂。羊群偏爱田间作物，农户们对牧羊人格外警惕。常有村民前来告知，自家庄稼又被羊啃食，我无从辩解，只能讪讪赔笑。我的无言反倒印证了对方的揣测，他径直走到羊

群旁，解开拴羊的绳子，牵走一只羊，要求大人来领回。羊群茫然不知所措，一路不情愿地挪动脚步，途中还趁机啃食几口庄稼。这殷窘境，最后往往都是母亲背上礼品道歉，把羊带回。

陕北的牧羊人大多嗓音嘹亮，唱起陕北民歌，山野间余音缭绕，沉浸在歌声里的羊群静静低头吃草，这般情景令人心生向往。我牧羊时也会低声哼唱，只是家乡地势少了辽阔意境，我从不敢放声唱进村子里。

上高中后，我便不再放羊。如今，我依旧会走到村口那片草地上，漫步重温旧日足迹，追寻那些年散落在草地上的歌声。



背景

那日探望老邻居，重走从老屋通往农贸市场的路，行至那段熟悉的陡坡时，婆婆的身影蓦然浮现眼前。掐指算来，我们搬离老屋时，婆婆已然年近八十。那段陡峭的路，藏着她十来年为家人操劳的时光，也藏着我心底最绵长的思念。

当时一家六口人住在八十多平方米的单位宿舍，房租仅三元多。丈夫常说：“咱家三个人挣工资，房租便宜，孩子们正长身体，吃好些吧！”婆婆便天天去集市，总能提着满满一篮新鲜果蔬回来。老屋到集市不算远，可中间那段三百多米的陡坡，如今我空着手走都吃

力。难以想象，婆婆提着沉重的菜篮子日复一日往返，何等辛苦，她却始终毫无半句怨言。

婆婆原为教师，早年寡居，含辛茹苦抚育三子。1966年，我与她小儿子相继从南安奔赴山区插队，数年后于当地成婚，并接婆婆同住生活。

在乡下的日子里，婆婆待人热忱、厚道温和，很快与乡邻亲如一家，深受敬重，甚至有人认她作干亲。婆婆离去一二十年，老邻居仍时常感念她的恩情。

婆婆没有女儿，待我胜似亲闺女。那时我和丈夫忙于工作，三个孩子尚在上学，婆婆主动包揽大半家务，买菜做

饭、洗衣打扫、照看子孙，事事尽心。那时，每天都有一大脚盆衣物要洗。无论寒暑，她总是早早起身搓洗干净，再由我拿到河边漂清，即便天寒地冻的腊月，也从未间断。

最让我们难忘的，是婆婆的好厨艺。尤其是闽南风味炸“珀圆”，成了刻在心底的乡愁滋味。每逢年节，她精选肥瘦相宜的鲜肉搭配香茅制成泥，佐以葱蒜，团成丸子，滚上蛋糊，入锅炸至金黄。成品外酥里软，香气满溢，一口下去，尽是烟火里的疼爱，温暖了一家人的岁岁年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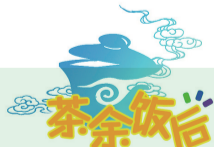
婆婆有了退休金后，从不藏私。她深知钱财来之不易，与我们同住三十多年，

早已把小家当作归宿，凡事不计较。我也待她如至亲，四季为她添衣置被；她远行探望亲友或有其他花销，我都一一安排妥当，让她心安晚年。

婆婆一生善良宽厚、勤俭持家。她留给子孙的不是财物，而是温润谦和的品德、真诚待人的处世之道，更是家和万事兴的淳朴家风。三十余载相伴，她为这个家操劳一生，倾尽心血。

如今，老路还在，陡坡依旧，集市愈发热闹喧嚣。可那个提着菜篮上坡，在灶台前炸“珀圆”的身影，再也寻不见了。

岁月流转，温情不散。她的爱与恩情，永远留在我们心间。



水果雅称

- 林擒 苹果
果实芳香四溢，常引飞鸟林间啄食，故而得名林擒。
- 离枝 荔枝
此物摘离枝头易变质，有离枝雅称。
- 莺桃 樱桃
果实成熟时恰逢莺莺啼鸣时节，雅称莺桃。
- 丹若 石榴
果实色泽艳如朱砂，雅称丹若。果肉汁水清甜甘美，石榴又有天浆美称。